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曝 書 亭 集

(六)

朱 彝 尊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曝書亭集

(六)

朱彝尊撰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詞五

茶煙閣體物集上

柳色黃對雨

岸側榆錢。牆角棟花。吹已將盡。漸添綠葉陰濃。轉覺晚來風緊。絲絲縷縷。界開密霧低煙。暗催闌藥紅尖。潤怕鳳子衣單。把柔黃都褪。休問。鈿車驄馬。縱約歸期。料應難準。最憶江南。屐齒滿街聲趁。吳歌幾曲。穩坐細浪魚天。落帆笑指柴門近。任踏破苔痕。數小園新筍。

渡江雲欲雪

河冰遙度馬。稜稜寒色。望裏但疎蕪。漸吟蛩已靜。祇聽空林。大觜啄飢鳥。魚鱗萬點。斂雲英。半晌模糊。卻一似。畫家米虎。潑墨寫江圖。南湖。恁時風景。春到苔枝。有紅梅樹樹。儘容我。青鞵岸淨。白舫燈孤。而今苦被浮榮縛。擁殘氈。不比蘭蘇。拚醉也。牀頭酒價都無。

聒龍謠雪

密比花繁。輕嫌絮重。一半斜侵簾戶。淡抹牆腰。似月稜初吐。纔飄墮。凍雀聲中。又壓倒。早梅開處。縱旗亭。

詞五

四六五

臘釀堪沾。已迷卻板橋路。颼風緊。亂雲低。見潑墨點點。林鴉催暮。一絲漁艇。料今番歸去。訝光寒。入夜翻明。漸灑急。聽牕如雨。問隔江。桃葉桃根。尙能來否。

春風島娜游絲

倩東君著力。繫住韶華。穿小徑。漾晴沙。正陰雲籠日。難尋野馬。輕颼染草。細縮秋蛇。燕蹴還低。鶯銜忽溜。惹卻黃鬚無數花。縱許悠揚度。朱戶終愁人影隔。牕紗。惆悵謝娘池閣。湘簾乍卷。凝斜盼。近拂簷牙。疎籬。短牆遮。微風別院。好景誰家。紅袖招時。偏隨羅扇。玉鞭墮處。又逐香車。休憎輕薄。笑多情似我。春心不定。飛夢天涯。

無夢令飛花

魚浪飄香千點。燕尾分煙一翦。已自出牆東。又被輕風吹轉。輕風吹轉。剛逗卷簾人面。

步蟾宮端溪觀采硯

蒼山暗束寒江轉。問巖穴。探時深淺。不妨篝火夜連朝。待割取。谿雲一半。疎疎嫩葉青花遍。比封卻。羊肝更軟。看來只合寄情人。已早有相思淚眼。

掃花游試茶

棟花放了。正穀雨初晴。逼籬雲水。曉山十里。見春旗乍展。綠槍未試。立倦濃陰。聽到吳歌徧起。焙香氣。裊

一縷午煙人靜門閉。清話能有幾。任舊友相尋。素瓷頻遞。悶懷盡矣。況年來病酒。夜闌須記。活火新泉。夢繞松風曲几。暗燈裏。隔牕紗。小童斜倚。

一枝春汪舟次貽流求筆筠管蘆管各一同查客賦之

海外青羊也中書。偶被星查攜到。明牕脫帽。搭破麻姑織爪。黃蘆墨竹。慣斜鏤。一枝花鳥。持比似。諸葛宣城。樣變棗心翻巧。遙憐水雲孤島。想銀光研紙。留題多少。小扇香奩。愛染夕陽芳草。層波萬里。付吳下阿儂誰料。端可惜。老去章臺。畫眉嬾了。筆帽裂其一。面活脫下上。

瑞鶴仙錢編修庸亭席上觀司馬相如私印

土花凝古繡。見細紋卷髮。冷光塗黝。朱纈覆冰紐。愛千年未蝕。幾絲紅籀。燒春熟後。料無心。蟲魚刻鏤。算除非。賣賦金多。書券恁時纔有。知否。遙山描罷。卓女風流。定拈纖手。摩挲已久。挑短燭。把看又。論才華。不是凌雲健筆。可許尋常消受。拚夜寒。典了鸚裘。肯教換酒。

天香龍涎香

泓下吟殘。波中燄後。珠宮不鎖癡睡。沫卷盤渦。腥垂尺木。采入蜃船鮫市。南蕃新譜。和六一丹泥分製。裏向羅囊未許。攜歸金匱先試。炎天最饒涼思。井華澆。帛鋪澄水。百沸瓊膏。噓作半牕雲氣。麝火溫磨欲陷。又折入犀帷。鳥難起。螺甲重挑。茶煙較細。

又前題

擣就花房。鏤成棗印。勻摹七寶痕淺。小鼎幡螭。沉灰撥獸。銀葉中央徐點。靈爇乍灑。早搖曳。雲魂一線。壓住秦篝又起。偏嘯杏梁棲燕。客愁雨餘清簾。潤涼波。半衾新煖。最憶玉牕人怯。璧時曾見。認得吳家心字。話江漲橋南寄來遠。春夢羅囊賦情未倦。能改齋漫錄近時士人於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游其後附河南不返其友寄以龍涎香士人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

玉牕春夢
紫羅囊

十二時雲母燈

是何人。碧山深處。潛入仙廚私竊。把石粉雲英堆積。翦翦層層疊疊。面面裝成。稜稜作去聲。就細染紅牋貼。正夜靜。改席西園。紫鳳吐珠。曾否銅槃吹滅。閒更思。梨花院落。定自十分清絕。宿鳥窺來。飛蛾拂去。不道成冰雪。謾認他是燈。分明一片冷月。也只消。拋殘小扇。玉面當前終怯。怎得攜歸。江南樂事。鬧向元宵節。看翠眉幾許。屏風影中低說。

點絳脣鞦韆

香袂飄空。爲誰一笑穿花徑。有時花頂。羅韞織織並。飛去飛來。不許驚鴻定。重門靜。粉牆深映。留取春風影。

前題

曲周王顯祚涵求

青粉牆高是誰紅索中搖曳。窄衫初試。轉覺腰支細。冷笑江南不省春遊戲。層檐底。畫裙窣地。生怕風扶起。

和韻

桐鄉錢琰又持

小院層闌下臨一道藤蕪徑。柳梢花頂。飛燕差堪並。嬾娜春風不放游絲定。金鈴靜。翠遮紅映。忍露全身影。

釵頭鳳藏鈎

華筵半。銀燈燦。玉鈎纖手陳青案。傳言快。分曹待。暗將心事。把秋波賣。在在。在。番番換。低低喚。個儂翻。被人偷算。三杯外。含嬌態。不應輸與。笑拈衣帶。再再。

臨江仙金指環

削就葱根待束。挂將榴火齊炎。殷勤搓粉爲君拈。愛他金小小。曾近玉纖纖。數徧檀郎十指。帶來第五。猶嫌憑教麗句續香奩。解時愁不斷。約了悶翻添。

踏莎行釵

金重難勝。翠勻如沐。愛他也有同心目。曉來尋慣枕函邊。坐懷先綰香雲束。小鳳垂珠。小魚銜玉。離愁夜半挑殘燭。玉郎消息斷紅牋。背人潛把歸期卜。

鵲橋仙驛

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直是小舫船。只合借燈前行酒。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繡。

秦樓月吹笙

涼煙翠。銀河澹灩光垂地。光垂地。小樓一曲。月華如水。排成鳳翅聲初遞。聽殘鵝管君須記。君須記。風簾卷處。那人雙髻。

沁園春額

鏡檻初開。宜對粉題。休籠紫綸。記折花共劇。蘭雲纒覆。塗妝伊始。翠鈿曾安。慣疊纖羅。微嫌短髮。手鼻紅絲著意刪。犀梳斂。護貂茸一翦。閣住輕寒。日斜倚小門闌。但端正窺人。莫便還。見障羞月扇。低時半露。吹愁梅瓣。點處成斑。素柰看勻。小蟬比並。料是詩人想像間。蜂黃淺。愛夕陽無限。映取遙山。李白詩。妾髮初覆額。折花

門前劇。王建詩。素奈花開四子面。衛風。螻首蛾眉。孔氏疏云。小蟬也。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前題

錢芳標

憶折花時。幾寸青絲。鬢髮覆初。愛寶奩對影。安黃恰正。小鈿當面。貼翠誰如。解事春風。多情梅瓣。數點含章殿角。虛山無限。映夕陽一抹。眇眇愁余。水晶簾底。妝梳又怕熱。蟬紗縞乍除。道宮眉學畫。量來

休廣宿醒餘困。蹙罷纔舒。嬌女詩中。碩人句裏。費盡才情。比擬渠。殷勤祝。舉玉纖。加處。默訴冰蜍。

又鼻

滴粉堆成。黃點輕黏。運斤可能。見窺簾乍露。斜侵短燭。挑鬢欲徧。易近圓冰。愛嗅青梅。慵填香棗。扶下秋
千喘未勝。閒中坐。試微噓素指。暗驗鈎繩。荷風水檻長憑。盼消息。郎歸曉定。曾伴謝公游去。聯吟或擁
徐妃妝後。半面須緝。淚泫低分。汗融先拭。紅袖遮來。媚轉增。凝神久。想新停月脈。旋抱飛蠅。抱朴子。玉女常以黃玉爲

又耳

玉琢芳根。麝月初弦。螺峰遠侵。勝吳綃畫了。微添朱暈。秦璫繫卻。密釘神針。粉拂頻沾。香雲帶掠。釵鳳珠
垂冷不禁。盤龍鏡。映玉臺素手。影後斜臨。小堂誰弄清琴。通一線靈犀。直到心。慣春閒易倦。偷黏角枕。
夢輕難續。翻恨鶯吟。細馬馱來。埃風生處。掩就綸巾。未易尋。羅幃底。把無聲私語。遞向更深。唐張萱畫婦人以朱暈耳

前題

錢芳標

阿母前頭。影語微詞。靈犀早通。幾傳來芳信。喜占晴鷓。送來愁緒。暗數秋蛩。擲笛層樓。賣花深巷。閒處
關心幼便聰。纖瓊嫩。倩香貂垂鬢。護取尖風。附時密約。喁喁。怕侍女猜嫌。未許從。儘夢回山枕。半輪

欵仄。妝成珠珥。兩朵玲瓏。鬢髻纔梳。響環欲吐。弦月依稀翠霧籠。重門鎖。怪誰呼小字。熱處微紅。

又齒

文具編成。密鎖華池。懸漿易霑。愛蘭湯乍嗽。含朱愈瑩。瓠犀難擬。排玉還銛。刺繡花勻。縫衣結扣。持截餘絲不用添。芳津噓對青梅一點。軟卻慵拈。早鴉啼徧前檐。悄叩罷。潛將心事占。見輕塵動處。歌時定啓。愁眉展後。齟齬休嫌。忍病先寒。因嬌或噤。佇想頻銜素指纖。相思字。漫沉吟。鬻筆褪了毫尖。釋名曰。口下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醫家口齒方有唐邵英俊排玉集。司馬相如作賦。把筆鬻之似魚。

又肩

執質停勻。比似陸郎。何曾暫離。被詞人賦就。望中疑削。畫工減盡。染處恆垂。籬弱纔過。牆低乍及。結伴還從影後窺。緣紅索。上秋千小立。恰並花枝。蟾蜍領下。詞梨剪雲葉。玲瓏一半。虧記量成。尺六難增。分寸飲過三爵。易致斜敲。愛拍樽前。頻扶倦裏。細步惟應處處隨。吟飛雪。怕玉樓生粟。拂袖遮伊。海鹽陸東美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比肩人。洛神賦。肩若削成。畫法美人無肩。漢雜事。肩廣尺六寸。蘇子瞻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玉樓謂肩也。

又臂

勝母陀羅。八萬四千。非耶是耶。效蹋搖娘曲。聯時宛轉。胡騰兒舞。旋了交加。拍案霓裳。張同鳳翅。攘處拖環。急鼓搗。呼同坐。把香肩微竦。側倚琵琶。曲欄憑晚涼些。添羅袖。纔令一半遮。更泥他。沽酒卸金跳脫。

教伊展畫替玉鴉。又待枕先舒。將盟暗齧。宜印綢繆。小字斜臨。當別擣花房。蜥蜴重繫紅紗臂。首楞嚴經。二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李紳拓枝伎詩。畫鼓拖環錦臂。又鳳聲初歇。翅初張。李商隱詩。展畫玉鴉。又齧臂盟。見左傳。唐宮人選幸。以綢繆字印臂。

又掌

小小瓊田。煖玉無塵。紋生細波。慣先調粉澤。兩邊齊傅。未昏菱鏡。一面頻磨。鞵拓真纖。指離偏遠。水上瀟裙。著意搓闌干拍。惹鴛鴦驚起。飛度風荷。樽前一握無多。縱燕燕身輕。舞則那。任青紅碧綠。按成綵縷。裁縫熨貼。研就香羅。冷露三霄。明珠幾顆。除是仙人不讓他。春來病把芳心捧罷。百徧摩抄。楊无咎詞。掌事。指去掌四寸。李商隱詩。仙人掌。上三霄露。

又乳

隱約蘭胸。菽發初勻。脂凝暗香。似羅羅翠葉。新垂桐子。盈盈紫葍。乍擘蓮房。竇小含泉。花翻露蒂。兩兩巫峰。最斷腸。添惆悵。有纖桂一抹。卽是紅牆。偷將碧玉形相。怪瓜字初分。蓄意藏。把朱欄倚處。橫分半截。瓊簫吹徹。界住中央。量取刀圭。調成藥裹。寧斷嬌兒不斷郎。風流句。讓屯田柳七。曾賦酥娘。漢雜事。胸乳菽發。

又膽

藥塢芝房。一點中池。生來易驚。笑金釵卜就。先能斷決。犀株鎮後。纔得和平。樓響登難。房空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傾。芳名早喚。狗兒吹笛。伴取歌聲。沉憂何事牽情。悄不覺人前太息輕。怕殘燈枕外。簾旌蝙蝠拂。

幽期夜半。牖戶雞鳴。愁髓頻寒。回腸易碎。長是心頭苦暗并。天邊月。縱團圓如鏡。難照分明。黃庭經注。膽主斷決。李賀詩。犀株防膽怯。三斗。借用管輅事。元稹詩。狗兒吹笛膽孌歌。內經。膽病者善太息。

又腸

嫵孌輕軀。能有幾多。容萬斛愁。慣悲銜腹內。相看脈脈。事來心上。一樣悠悠。烏道千盤。轆轤雙綆。又類車輪轉未休。縈方寸。穿錦梭暗擲。弱縷中抽。柔情曲似江流。怕易割。秋山嬾上樓。況三朝三暮。巴猿峽口。一聲一斷。杜宇枝頭。百結將離。九迴猶剩。杯沃能勝酒力不。樽前曲。再休歌河滿。淚落難收。白居易詩。能梭用梭腸有意。錦絲穿語。魚玄機詩。離腸百結解無由。李商隱詩。回腸九回後。猶有剩回腸。又白詩。三杯自要沃中腸。唐孟才人歌。河滿子畢。武宗命醫候之。脈尚溫而腸已絕矣。

又背

意遠態濃。珠壓腰極。冰肌最勻。盼新月堂前。殷勤俯伏。秋千架上。推遞逡巡。見客遙來。和羞卻走。翩若驚鴻。望未真。踏青去。惹春游年少。目送香塵。催歸潛理。執巾怕汗。浹輕容。拭更頻。憶閒中指爪。癢須爬。慣宵分姊妹。擁便情親。每到噴時。拋郎半枕。難齧猩紅一點脣。堪憎甚。縱千呼萬喚。未肯迴身。杜甫詩。背後何所有。珠壓

又膝

纖骨亭亭。窮袴輕籠。長裾半懸。訝流黃織慣。頻掀綜底。小車容卻。每觸簾邊。手抱無聊。心慵易軟。拜起須

扶態更妍。留仙皺。見勝常道罷。小立依然。試令蹈節歌筵。翹一足。長同沙鷺拳。把春衣卸盡。有時蔽錦。寒衾架處。恨未添絲。醉裏便姍。嬌時嬾密。隨意天斜坐。籛錢。教郎坐放阿侯學步。俯視齊肩。曹植靜思賦。行嬾密而妍。

詳古樂府十七生兒字阿侯。

雙雙燕別淚

問銀海水有多少層波。斂愁飄怨。含辛欲墮。轉自把人凝盼。霑向長亭早晚。定減了。輕塵一半。安排玉箸。離筵。伴我樽前腸斷。偷看夜來枕畔。傍鏡影初乾。袖痕重按。心心。總是別情難慣。縱遣絲垂縷縮。穿不起。南珠盈串。裁得幾幅榴裙。點點行行都滿。

笛家題趙子固畫水墨水仙

亡國春風。故宮鉛水。空餘芳草。冷花開徧江南岸。王孫老矣。文采風流。墨池筆冢。淚痕都染。帝子含顰。洛靈微步。宛在中洲半。悵騷人。未經佩。徒藝楚英九畹。繚亂一叢寒碧。生煙疎雨。隨意敲斜。鵝絹蟬紗。寄情悽惋。尙想白石蘭亭遺事。逸興千秋如見。豈似吳興。君家承旨。蕃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宮。怕有鷗波難浣。

金縷曲水仙花禁用湘妃漢女洛神事

小草先春令。問誰移。香本南園。罷栽幽徑。定武紅瓷看最好。銀蒜十囊齊迸。簇薤葉萱芽相並。幾點青螺

攢秀石。護冰苔。一片涼沙淨。喚仙子。踏明鏡。詩家比喻閒重省。未輸他。攀弟梅兄。暗香疎影。風露人間。渾不到。晴日紙牕留映。襯髭兒。畫屏斜整。豔紫天紅。昏夢裏。料更番花信。催難醒。孤芳在。伴清冷。

又前題

霽雪明吟院。愛青青。秀葉低排。獨呈花面。玉潤金寒。爭憐惜。肯放風簾高捲。把十二屏山遮斷。不信江南芳草渡。傍蓬根。艾底尋常見。魚天暝。鷺翹徧。仙姿豈上閒釵釧。便兜娘。要插蘭雲。未容輕翦。縱被春纖偷掐了。折送膽餅猶戀。怕零落國香誰管。憑仗王孫鈎水墨。恣疎疎。密密勻深淺。須一幅。好束絹。

又前題

何處無香草。戀晴牕。靈苗抽並。粉蕤開早。夢想西湖歸未遂。日日緇塵烏帽。對冷豔。娉娉孌孌。料得芳心應笑我。把風前黃藕冠。敲倒簪碧玉。袂阿縞。萬花只向春陽鬧。惹多情。游絲牽住。曳鈴催老。便是秋林攢幾簇。也有蝶銜蜂抱。誰似此。幽芬繚繞。繡入羅裙嫌太淡。配山茶。一捻紅尤好。還又怕。被花惱。

又前題

物候開春籥。驗芳根。頽簷曝後。晝盆移卻。稚葉青回纔幾日。又吐小蓮冰萼。勝翠袖。香藏珠絡。雪虐風饕都過了。倚南牕。晴景還如昨。雖遲暮。未寂寞。惜花不用圍簾幙。任筵前。山薌舞罷。幾曾吹落。靜色孤光誰結伴。除是早梅江閣。比多少。汀蘅洲葯。楚澤行吟。憔悴矣。料遺忘。偶爾騷人錯。留共我。歲寒約。

滿江紅 西湖荷花

郭外垂楊直映到。水仙祠屋。愛十里花明鏡。而岸沉沙腹。幾陣涼颼。翻葉白。連盤驟雨。跳珠綠。是誰儂。一道撥青蘋。波紋蹙。紅衣褪。開還續。碧筒卷。擎相促。繞菱根。荇帶冷。香飛逐。偏是風前蝴蝶住。但無人處。鴛鴦浴。擘生綃。悔不學丹青。描橫幅。

綺羅香 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紅蓮作並頭花賦以紀異

蕙草連葩。蘭英並蒂。慣在貧家盆甕。年時蕙作同心花。今夏又開並蒂。誰料今番。雙頭水芝看涌。交卮勸。金叵羅深。畫軸展。玉丫叉重。笑莊窩。半畝平池。翻贏三十六陂種。谿亭容我小住。那費桃根桃葉。隔江迎送。臥穩風前一任冷。香吹夢。愁遮了。葉底難扶。描不到。花心齊動。除非喚。薛夜來過。繡成鍼七孔。

又前題

楊柳陰中。菰蒲雨外。一柄犀株通體。並著花房。宛似仙娥雙髻。算只有。蜀苴同心。祇認得。嶧桐連理。又爭如水。珮風裳。嫣然交影。鏡香裏。約開渚蘋汀蓼。恁與纖鱗隊。鬧紅遊戲。第一輕舟。莫放采香人樣。渾不管。翠蝶衣翻。生怕是。綠雲風起。問沙面。頭白鴛鴦。舊來曾見幾。

題竹垞並頭蓮詞後

平湖沈岸登羣九

紅玉雙擎漢盃。溫風別費翦刀裁。定知茅屋詞人在。故向亭陰作意開。

朋牋雙調綺羅香。比似夔洲箋譜強。有約重過聽按曲。鬧紅一舸話斜陽。

水龍吟白蓮

綠雲十里吹香。輕紈翦出機中素。銀塘一曲。亭亭何限。露盤冰柱。玉腕徐來。青泥不動。乍鳴柔櫓。任沙鷗撲鹿。雙飛不見。又何況。雙棲鷺。好手畫師難遇。倩崔吳。鼠鬚描取。翠衿小鳥。黃衣穉蝶。添成花譜。雲母屏風。水晶簾額。冷光交處。為秋容太淡。嫣然開到。小紅橋路。宣和畫譜。崔白有白蓮雙鷺圖。吳元瑜有白蓮塘圖。

臨江仙引枯荷

三十六陂遠。半竿日澹。一面風鼓。畫橋靜。采菱船也都歸。幽期記紅袖滿。碧筒勸。舊侶全稀。空留得。伴愁人。永夜聽雨。柴扉。江妃。亭亭翠蓋。水珮零落無遺。剩寒蘆折葦。相映苔磯。淒其看晨颺。裏鴛鴦凍住了。還飛。漁翁笑。且香包冷飯。鍼補秋衣。

又詠茄

隴上紫瓜好。黛痕濃抹。露實低懸。趁朝日。畦丁密灑。冰泉桑邊。看長蒂。翦纍纍。綻葉底。光圓筠籃滿。餉白牛。蕭寺赤馬吳船。筵前生疎。蜀客犀箸。催下茫然。笑千廬。萬粟許配芳鮮。嬋娟愛輕繡。染香衫色。比似花妍。閒無事。寫家蔬。添个小蝶新。蟬谷銀茄詩。珍蔬長帶色。勝銀。又蜀人生疎。不下箸。又中有萬粟。嚼盤冰。鄭安晚詩。光圓頭腦。作僧看。張浮休。茄子頰。頭附千鵬。徐熙有蟬蝶。茄菜圖。

惜紅衣詠薑

插架葵邊分畦蔗後日光穿漏看倚鴉鉏冰泉淺沙溜香苗暗斲正社燕歸飛時候湖口紅掌白芽愛連船來又廚娘纖手輕擘柔尖聽鳴小茶白蓴絲翠冷鹽豉配能否一樣蟹胥魚鱸味勝蜜橙霜韭問凍糟醋未思勸故人新酒

同作

嘉善魏坤禹平

瓜堰分區蔗田接岸一塍香滿障影疎疎筠簾織來短新芽茁後聽竹外乳鳩低喚畦畔紅到柔尖割霜根纔半腥風翦斷縷繪糝羹香橙也同薦寒糟配入芳氣襲冰盃恨自故人難致客裏暗銷吟管想舍南幾稜雨浥病花秋晚

摸魚子蓴

記湘湖舊曾游處鴨頭新漲初醞越娃短艇烏篷小鏡裏千絲縈髮柔櫓撥絆荇帶荷錢一樣青難割波餘影末愛乍掐春纖盛盆宛似戢戢小魚活西泠水溜取凝脂齊脫白銀釵股同滑蜀薑楚鼓調應好不數韭芽如蕨煙渚闊任吹老西風若个扁舟發鄉心未遏想別後三潭龜髯雉紉冷浸幾秋月

本草春莖而未

蓴者名雉蓴九十月漸龐在泥中名龜蓴

迷仙引水蓼花

詞五

四七九

斷續寒汀容與芳洲。斜倚高岸。移近山茨。綠葵定得相伴。愛冷紅。開簇簇。映采香人面。有一種名字。水禽偏好。飛來無限。垂釣休教絆。過雨尤堪翫。蘋葉蘋花。鷗沙占取長一半。試寫入。千絲束絹。勝寂寥幾點。敗荷雪鴈。

滿江紅塞上詠葦

絕塞淒清。又誰把。秋聲留住。斜陽外。寒沙搖漾。亂山無主。瑟瑟乍驚心欲碎。茫茫不管愁如許。伴西牕。燈火坐黃昏。蕭蕭語。催一陣。茅檐雨。攪一片。霜林杵。爲伊想徧了。別離情緒。酒渴二更人散後。月明千里。鴻飛處。夢滄江。添个釣魚船。風吹去。

醉春風荼蘼

笑日紅偏嫩。不雨青常潤。卷簾一架小庭濃。認認認。小摘休前。黃鬚綠刺。最撩人鬢。轉眼殘春盡。生怕繁英褪。一年花事此關心。僅僅。僅僅。穀雨晴時。牡丹開後。這番風信。

侍香金童茉莉

暑雨初過。密葉傳香遠。忍纒露芳心先掐看。攏髻鬆鬆簪一點。便到黃昏。卸時猶戀。怎得知。午日。珠江江上。讌把牆角籬根齊翦。結取畫船屏四面。更有人兒。兩鬢都滿。

疎影芭蕉

是誰種汝把綠天一片檐牙遮住欲折翻連乍卷還抽有得愁心如許秋來慣與羈人伴惹多少冷風淒雨那更堪一點疎燈繞砌暗蟲交訴待把蛛絲拭卻試今朝留與個人題句小院誰來依舊黃昏明月暫飛還去羅衾夢斷三更後又一葉一聲低語拚今番盡翦秋陰移種櫻桃花樹

臺城路芋

瓜田幾稜去聲區分後青青近依禾黍趣織聲邊牽牛花外慣滴籬根清露捎溝倚渚伴錦里先生小園秋暮野色柴門夕陽攜客斷畦語圓荷滿陂勻翠晚來風葉響一樣疎雨白踏泥中紫收霜後便好開筵場圃然糠煨處聽昵昵空村夜闌兒女深怨模糊曉光聞櫟釜

柳梢青四瓜

乞種邊庭極知風味勝似東陵虎掌黃斑瓠犀黑白蒲鴿葱青焦煙赤日人行盼岸柳陰陰短亭薜井寒漿蘆簾曲几閒拂秋蠅

天香寫生冬瓜

宿點危東田移硯北墨池秋帶新翦仙棗輸長土酥比淨隨意敲眠籬院寒泉溜處慣枕住沙痕一綫蒲鴿筐中乍卸蝸牛雨餘留篆小童抱時應顛壓冰廚短檐茅店問客齋期好配紫茄紅莧壚頭更見熬成餌伴七夕鉞樓果同薦轉憶鄉園疎蕪舊堰天文志瓜匏四星在危東禾郡有冬瓜堰

一翦梅盆梅聯句

定武瓷燒幾稜紅。細斛香泥。淺植春叢。魏坤衝寒載入小車中。三尺苔枝。一翦霜風。犖尊盡坼櫻毛裂。紙筒影漸橫斜。態轉玲瓏。坤花邊鄉夢兩人同。放鶴洲南。聽雪亭東。犖尊

醉花間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風裏柔枝脆。玉臺勻染地。意匠應憔悴。硯滴井華新。墨吮香唇醉。

於中好題蔡女羅疎篁寒雀圖

疎篁幾葉搖晴翠。淺暈出。斷霞魚尾。恁時寒色空閨裏。偶憶得。滿湘水。更添凍雀黃昏睡。問同夢。梅花開未。一枝已遂雙栖計。任雪壓。風扶起。

好事近題馬湘蘭畫蘭

一十二叢蘭。意態看成千百。淨洗陳丹暗粉。露天然真色。紅粧季布舊聞名。畫也動憐惜。試易管夫人款。有阿誰知得。

清平樂題水墨南瓜

牽絲引蔓。野外無人管。纔見草簷花一半。又早青黃堆滿。今年穀貴民飢。村村剝盡榆皮。合付田翁一

飽全家婦子嘻嘻。

點絳脣敬業堂早桂

金粟香濃。一叢開徧團圓樹。小山題句。不用傷遲暮。
大火初流。露腳飛寒兔。方花礎。搗來仙杵。合配糖霜譜。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詞六

茶煙閣體物集下

一枝春梅

竹外橫斜一枝春。最近曉寒牕戶。翠禽軟語。喚起石闌題句。東風舊日。曾飛上。那人眉嫵幾閒卻。翦綵心情。覓到小園深處。前村酒旗低舞。試閒攜畫榼。重修簫譜。梨雲淺駐。未信夢魂無據。玉鱗殘月。襯香雪。馬蹄歸路。乘餘興。更上吳船。虎山橋去。

疎影黃梅花

橫斜滿院。見蜂鬚亂疊。鶯羽新翦。冷綴苔枝。疎影羅羅。休令雀豹窺見。天教漏泄春光早。把多少。芳心輕展。最愁他。金屋香寒。長是曉風吹面。折向妝臺看取。對將明鏡裏。鴉額深淺。澹月微籠。椒壁初昏。留映謝娘詩卷。難禁一曲山香舞。膩蠟淚。銅盤千點。記夢中。人在羅浮。杏子單衫煙染。

東風第一枝杏花

渡柳初眠。官梅已褪。又看春色如許。水村山郭殘陽。立馬亂紅無數。仙人此住。也憐取。滿林香霧。酒旗風。

詞六

四八五

搖曳黃昏開徧冷煙疎雨。休忘了。曲江歸路。試說與。冶游伴侶。最愁零落芹泥。半教燕飛啄去。賣花聲遠。料深巷。明朝何處。倩个儂。曉日新妝。插向鬢雲斜吐。

紅娘子緋桃

露井繁英積。香逕游絲織。宿雨猶含。煖波頻漾。短牆愁隔。記少年尋到赤闌橋。得仙源消息。最恨東風急。飄上春泥溼。易掩重門。難逢人面。斷腸空憶。便浣花牋紙染輕紅。也無他顏色。

殢人嬌垂絲海棠

蠟蒂何長。紅絲齊縮。算風信梨花尙晚。一番雨過。一番春煖。似卯酒人情。鬢釵橫亂。日炙逾明。鶯銜不斷。伴蝴蝶深枝眠慣。須燒銀燭。更浮金盞。任桃李漫山。有誰人看。

綺羅香玉蘭

紅木棉苞。紫辛夷撲。詎勝縞衣霜袂。雪不封條。但向花房凝綴。露一簇。碧牡丹芽。少幾點。翠梧桐子。笑依然。玉樹陳宮。臙脂肯浣井中水。佳辰纔過上巳。說與采蘭人道。休尋漆洧。第一瑤臺。月姊交光相對。便著雨。轉覺瓏鬆。慣臨風。未應憔悴。似搓酥。滴粉張濃。喚來深院裏。張濃宋南渡初甲伎左譽贈之詞有滴粉搓酥句

搗練子再過瞻園值玉蘭花放同衛圃耕客賦

高曝粉。淺窪銀。瓏瓏幾樹淨無塵。勝屏風。點染新。一別此。五經春。綺羅香憶按歌頻。笑依然。舊酒人。

玉樓春續

玉毬繡出今番早。蝶翅蠶鬚迭迴抱。一年一度雪成團。半雨半晴春未老。者回上樹青猿報。合配鞞紅香入腦。枝頭能得幾人憐。落地始知花亦好。

洞仙歌合昏

翠陰如幄。綴青囊無數。曾記開時未重午。伴荷風榴火。結實千房。蠲忿處。猶自朝朝暮暮。合昏花開最久。吳俗謂之百日紅。滿庭香不散。持比吳絳。翦破同功繭千縷。愛微風敲側。淡月惺忪。酒初醒。夜深微雨。便晨光朦朧小。臆晴。試護取同心。不教輕吐。

減蘭夾竹桃聯句

石闌千曲。試問是桃還是竹。攀鳳子來時。捧土移根定武盜。魏坤崔徐花朵。布葉終須文與可。彝尊吹徧溫風。長伴樽前一簇紅。坤

東風第一枝白楊梅

馱鳥歌殘。葦絲擗罷。冰廚夏果須薦。卑枝壓地無塵。繁陰滿園如繖。涼柯新翦。早水市筠籠傳徧。問隔江。誰送輕帆。鶴頂半山翻賤。便流齒。瓠犀詎軟。使入手。葱根不染。任教肌粟長生。愁他翠盤頻轉。玉容銷暑。最憶是。湘湖南畔。怕餐來。晚飯都忘。莫被柁樓人見。

明月耀孤舟枇杷

幾陣疎疎梅子雨也。催得嫩黃如許。笑逐金丸看攜素手。猶帶曉來纖露。寒葉青青香樹樹。記東谿舊會游處。日影堂陰。雪晴花下。長見那人窺戶。
謝瞻枇杷賦成炎果乎纖露白居易詩况對東谿野枇杷謝靈運七濟云朝食既畢摘果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擒楊巨源詩枇杷花下閉門居

邁陂塘曹侍郎席上食樵李同右吉融谷賦

錦淙鳴行廚竹裏。玉盤寒水初注。未須雪藕黃瓜伴。早釋人間煩暑。名最古。記轍迹東西魯叟曾書汝。吳洲越渚。傍折戟沙邊。芳根蟠後。幾溼戰場雨。房陵種三十六園佳樹也。愁聲價輸與。西施過此曾潛掐。一縷纖痕留取。小摘許。慎莫被來禽偷眼銜將去。薰風且住。漫染就輕黃。青青攜付。乞巧小兒女。
錦淙侍

綱名李每顆留爪痕傳是西子曾掐

洞仙歌橄欖

南枝青子。架唐梯難翦。試灑紅鹽褪都徧。笑燕姬就酒。歷口漿酸。眉峰聚。又早芳津頻噉。河豚春正美。荻筍萸蒿。和就香羹。儘人勸。更憶夜闌時。配取茗柯。消殘醉。滿傾壇蓋。看懷核兒真童嬌癡。愛插向蘭膏。燭花齊颺。
西陽雜俎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嶺表錄子繁樹岐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蘇子瞻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王元之詩北人將就酒食之先攀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白樂天詩漿酸橄欖新嘉靖蘭壇杯中有茶字

五綵結同心 荔子

繁星著樹。綠葉垂枝。撲帳火雲朝熱。錦鳥餐難盡。定銜到。十二層城調舌。是誰賭取羅囊紫。看一騎。飛塵相接。晶盤瑩。嫩紅輕擘。纖指忽噤寒徹。炎天亂堆香雪。且莫從卯酒。乍醒人說。光研吳綉薄。瀟湘水。風皺半痕裙褶。冰肌綽約看誰似。庶夢裏。瑤妃無別。記少年。翠帷髣髴。一點甘唇初齧。

暗香 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落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蠻女。向兩岸。樹底盈盈。擡素手。摘新雨。延佇。碧雲暮。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牕飼鸚鵡。惆悵檀郎路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暗數。

滿庭芳 佛手柑和嚴蓀友

青豆開房。白牛露地。春浮一樣根蟠。風簾乍卷。芳氣訝燒蘭。不比金仙十二。承珠露。倒瀉銅盤。雙林底。知他鹿女。幾度踏花看。園官傳送處。烏皮旋設。兔瓊初安。勝甘蔗乳臭。橄欖漿酸。攜到六街三市。津梁倦。彈指霜寒。鏤酥片。餘香未減。分配小龍團。

霜葉飛 詠柑同魏禹平作

昔游曾記泥山路。青林纔二三里。枝頭行蟻拂還來。正十分黃膩。須不似。甜桃醋李。樽前別有閒風味。見

翠竹擎籃惹重露。新霜指爪都著香氣。回憶上日春盤。羅帕輕裹。个个鎔蠟封蒂。歸時笑遺細君看。剔殘燈紅蕊。枉想像金坡舊事。歲星今謫人間世。判洞庭全家去。徧插牆陰。恣攜懷裏。韓彥直橘錄溫州四者推第一。山如覆釜。其傍地延袤。只二三里許。出此則香味遠不逮。穠含。有方草木狀。壺柑窠如薄絮。蠟在其中。并窠而賣。柑樹無蟻。則其實為蠹所傷。黃山谷詠柑詩。香著樽前。指爪間。隨書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即以蠟封其蒂。獻之。蘇詩。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秦樓月金豆

橘田秋。吳儂摘處霜花浮。霜花浮。玉盤的歷。偏惹閒愁。酒闌燭暗羅衾轉。手香夜半潛相投。潛相投。十年舊事。忽到心頭。

減蘭橙

朱纓幾樹。愛惜芳根移細雨。鵲殼重紋。作意秋涼已十分。一年好景。玉白金齋長記省。有底酸漿。搗處真憐透甲香。

玉樓春柳

柔條曾記春前種。乍起三眠妍手弄。煙初霽。態真濃。絮未顛。狂絲尙重。依依別緒長亭共。舊雨殘陽空目送。一灣流水小紅橋。留與斷腸人作夢。

減蘭楊花

楊花無緒。不管人愁高下舞。筆架書籤。纔拓牕紗處處黏。東風語汝。吹入謝家池閣去。詠絮人閒。憑仗東風忽自前。

疎影 秋柳和李十九韻

西風馬首有哀蟬。幾樹高下聲驟。村外煙消。水際沙寒。斜陽似戀亭堠。絲絲縷縷。紛堪數。更髣髴葉初開。候待月中。疎影東西。思共故人攜手。搖落江潭。萬里繫船。酒醒夜長。笛京口。讀曲歌殘。曉露翻鴉。蕭瑟白門非舊。赤闌橋畔。流雲遠。遮不住。短牆疎牖。話六朝遺事。淒涼張緒。近來消瘦。

原作

李良年

旗亭隴首。正新霜乍點。斜日風驟。一片秋聲。幾樹蕭疎。驚心十里津堠。行人欲折還教住。爲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朝雨如煙。曾向畫橋分手。何處無情玉笛。忍教一夜裏。吹墮江口。繫馬無人。認取寒枝。惟有晚鴉依舊。相思最是鴛鴦渡。應漸冷。碧紗牕牖。縱待得。來歲春還。只恐那人腰瘦。

臨江仙 寒柳

館得舊時離恨否。風前一樣絲絲。送人折盡夕陽時。昏鴉餘幾點。莫認早鶯兒。憔悴倡條渾不是。菱花記取雙眉。秋聲誰與寄相思。章臺疎影在。只剩兩三枝。

瀟瀟雨落葉

秋林紅未足。怪酸風。一片舞遙堤。任高高下下。蕭蕭撼撼。策策悽悽。岸鶯籬根壓徧。驚斷草蟲啼。只有蒼涼月。來照鴉棲。卻似游蹤不定。謂當南反北。旋又東西。縱吟邊倚杖。樽酒正堪攜。然茶鎗。故人來否。怕空山。舊徑一時迷。颼颼響。悵無眠夜。聽到荒雞。

玉女搖仙珮白鵲

枕椰葉暗。茉莉叢深。舊是雙雙栖處。玉羽初迴。風毛誰鍛。百徧對人猶怖。悶把芳時度。總無言。不比聰明鸚鵡。待移伴。庭前孔雀。還怕金花翠尾須妒。丹青頗難描。黑白分明。千絲萬縷。曾記謝家賦雪。皓鶴爭鮮。點綴瑤階瓊樹。十二畫欄。紅妝相見。定自愁添眉嫵。有得春多許。也空掩。風雨重重朱戶。況遠客。頻年嶺外。秋來見月。驀然回顧。歸期誤。今番索遣開籠去。

八寶妝舞孔雀

庭暗娑羅。山明躑躅。正值好春時候。不用紅樓三十級。合在迴廊疎牖。朝來彈指。阿誰妒殺芳心。綠蕤響處。開難驟。絕勝織成步障。編他銅鈿。看場壓倒牕繡。一廻舞旋。更教人立屏後。數項翠尾花如縷。怎染出。輕紈圖繡。除非是。邊鸞好手。郁伊聲裏。低丹味。問飲眼蠻奴。莫銷殘碧暗金否。孔雀舞將罷。以味著地。鳴乃斂其羽。

花犯鴛鴦

曲池塘。天教付與。雙棲夜深並。綠蒲分映。任夢裏隨波。煙外交頸。圓沙一片斜陽冷。多應睡未醒。看足了。

浣衣人去蜻蜒移釣艇。采蓮渡頭最愁他。清歌纔起處。驚飛難定。齊浴罷。花潭下。翠牽紅凝。休緣卻竹。弓射鴨。還自去。空江千萬頃。正好伴。水亭風檻。低垂羅袖影。

臺城路鷺鷥

謝池最愛鮮禽好。當年惠連會賦。紫苻絲邊。水蕙花外。長見伊窺魚住。乍翻淺渚。訝拍拍隨波。欲低還舉。占得圓沙。慣拳一足久延佇。采蓮舟漸近也。笑紅裙按楫。不教驚去。荻岸偏明。蘋風慣浴。涼月粼粼。羽曲江人渡。指隱約秋潮。望中生處。纒挂魚罾。又飛來別浦。

月華清王阮亭侍讀書齋詠山鷓侍讀詞有妾是桐花郎是桐花風之句故六七及之

白頰梳頭。繡纓竹外。輸他絲羽娟秀。何處飛來。料自苑桃宮柳。縱不比。么鳳桐花。合賺得。新詞消受。紅豆。拚分了。鸚哥。任伊閒咒。相見海棠初綻。早落盡芙蓉。雪梅香逗。移入重簾。伴取玉蜍金獸。記點染。窠石春林。費多少。巧心妍手。描就。試開籠放爾。戲猿能否。宣和畫譜黃居家有海棠山鷓圖丘餘慶有芙蓉山鷓圖吳元瑜有雪梅山鷓圖易元吉有窠石山鷓圖

崔有有春林山鷓圖
崔慤戲猿山鷓圖

江城子黃雀

江鄉風物客中論。傍籬根。啓柴門。翦翦西風。紅稻倚斜曛。長記張羅秋九月。南馬曠。北陶村。充庖俊味我思存。坐黃昏。引清樽。持比香橙。蒸栗色難分。擬想流匙真个滑。全不數。鴨餛飩。

琵琶仙 秋日桑乾河上見雙白燕詠之

遠渚秋光乍疑是。兩岸蘆花如霰。剛得軟語輕迴。差池轉堪戀。思一縷。紅絲繫住。怕飛入。掌中難見。明月樓臺。梨花院落。曾否尋徧。問何事。沙際飄零。惹西去。潘郎鬢都變。爭向水晶簾外。對曉風初卷。看畫閣銀釵幾許。留伴他。傅粉人面。借取玉女縫衣。一雙并翦。

東坡引 鷓鴣

洄沿潭裏浴。波圓明鏡蹴。濃花淡柳西湖曲。臨流看不足。晴沙遠映。淺水撲鹿。鎮日夜。鳴相續。采蓮人去。菰蒲綠。一雙飛又宿。一雙飛又宿。

長亭怨慢 鴈

結多少。悲秋儔侶。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寒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汀枉渚。也只戀江南住。隨意落平沙。巧排作。參差筍柱。別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敗荷疎雨。一繩雲杪。看字字。懸鉞垂露。漸敲斜。無力低飄。正目送。碧羅天暮。寫不了。想思。又蘸涼波飛去。

滿庭芳 鵲

染柳分黃。飛翼較素。持比溪絹尤妍。白毛紅掌。羣汎撥輕漣。只合呼他舒鴈。無端是。引頸噴船。茴香下半醒半睡。側眼小如錢。江天農務了。柴荆開處。頻數村前。任殘陽曲岸。水偃沙眠。客至還堪對酒。閒時節。

換取籠邊兒童問。山陰舊事說與永和年。五代趙才以畫鷺得名。有齒香。下睡鷺圖。錢之輕者曰鷺眼。

邁陂塘鴨

任方塘羣游孤泛。愛他不染泥滓。避人纔見驚飛去。又早紛紛低墜。堪妒是。曾消受。夜深每並鴛鴦翅。竹弓漫試。對黑白分明。欄邊鬪罷。芳草一茸翠。揚瀾好。兩槳吳船小。鶯采蓮人弄煙水。晚來笑把紅裙裹。觸損冷花濃蕊。歸也未。正一色。秋江灩灩波千里。移來簾底。鑄就小鑪熏。屏帷深處。長傍繡衾睡。

水龍吟 觀洗象作

涼波曉色城西路。趁著熱風猶未。引來舞隊。依稀晉日。黃門鼓吹。垂鼻鱗困。旋渦遠近。欲沉還起。看雲旗搖處。更番催去。偏會得蠻奴意。夾岸人家此際。步踟躕。紫駟難繫。疎簾隱隱。輕容小袖。笑聲齊指。赤日徐高。黃塵又徧。鈿車流水。剩白頭宮監。相攜柳下。說前朝事。

掃花遊駱駝

白龍堆遠。傍獨樹煙平。草痕如翦。臥沙最淺。慣齧罷戎鹽。紫髯都斂。拂起鞭捎。妮隊安行愈緩。夕陽晚。料穩坐上頭。人意先倦。江國知少見。指背錦模糊。柳陰高岸。側峰半偃。笑零丁帖子。戴家傳遍。記取形摸。小玉羊脂新碾。筆牀畔。鎖紅箋。不教風展。漢咸良失父。零丁曰。食不能嚼。左右鬻似西域駱駝。

木蘭花慢 孫懋叔以山幃見貽賦謝

孫郎眞愛客，分異味。劉寒庖，尙髣髴童時。鹿邊曾見，照影驚跑。弓鞞餓鳴，叫處想風生耳。後落飛鶻，誰向原頭飲血。一鞭歸騎橫捎。毛炮嫩滴瓷罍，漿乍洗析成肴。任滿薦辛盤，椒花頰罷。荷葉堪包。西郊雪晴，人日擬重尋退谷，半山坳。笑壁春前紅脯，醉吟小閣松梢。

雪獅兒錢藻舍人書詠貓詞索和賦得三首

吳鹽幾兩，聘取豨奴。浴蠶時候，錦帶無痕。擗絮堆絛，生就詩人黃九。也不惜買魚穿柳，偏愛住戎葵石畔。牡丹花後，午夢初迴，晴晝斂雙睛。乍豎困眠還，又驚起藤壑。子母相持良久，鸚哥來否。惹幾度春閨，停繡重簾逗。便請爐邊叉手。吳俗以鹽易貓，故陸務觀詩有襄鹽迎得小狸奴之句。錦帶貓名，見妝樓志。黃酥搗絮堆絛亦不知。又家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敬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教鼠子自跳梁。何尊師有戎葵太湖石貓圖。趙昌黃荃徐熙崔白俱有牡丹戲貓圖。易元吉有藤壑戲貓圖。又子母貓圖。唐宋畫家多有之。

又前題

勝酥入雪，誰向人前。不仁呼汝，永日重階。恆把子來潛數，癡兒駭女。且莫漫綵絲牽住，一任卻食魚捕雀。顧蜂窺鼠，百尺紅牆能度。問檀郎謝媛，春眠何處。金縷鞦韆邊，慣是雙瞳偏注。玉人迴步，須聽取殷勤分付。空房暮，但喚銜蟬休誤。閩朝隱鸚鵡貓兒篇序云：貓不仁獸也。路德延孩兒詩：貓子綵絲牽。黃荃有食魚捕雀二圖。郭乾祐有願遙貓圖。盧廷讓詩：餓貓窺鼠穴。

又前題

磨牙澤吻似虎分形。眼黃須辨。炎景方長。試驗鼻端冷煖。荷香叢暗。撲不住。螻蛄一點。更尋向。籬根紫芥。石稜紅萵。醉了蕪荷頻顛。訝搔頭過耳。水痕初浣。消息郎歸。休把玉鞭敲斷。平陵傳徧。問齧鑊金錢誰。結風吹轉。蚊蚋驚飛。凌亂何尊師謂貓似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其畫澤吻磨牙。無不曲盡。西陽雜俎。貓有紫芥戲貓圖。何尊師有莧菜戲貓圖。俱見宣和畫譜。米芾畫史云。黃荃狸貓頭。荷甚工。西陽雜俎云。貓洗面過耳。則客至。陸游老學菴筆記。馬鞭擊貓。節節斷折。又西陽雜俎云。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長帶金鑊。有錢飛若蚨蝶。

原作

錢芳標

花甃臥醒。又閒趁十二欄邊。一雙蝶舞。繡倦空閨。幾徧春纖親撫。奔騰玉距。亂蠅拂紅絲千縷。試驗雙瞳似線。庭陰日午。好是蠶時早乳。問當年果否共調鸚鵡。八蜡迎來。何處遠村巫鼓。雲圖錦帶。漫擗得。張家遺譜。燈明處。合對金猊小炷。張泌妝樓記云。張搏好貓。有雲圖錦帶諸名。價值數金。

催雪席上賦黃鼠

倦擁癡牀。寒禦旨蓄。多事拱人嬖屑。惹花豹騰山。地猴臨穴。五技頓窮。就掩趁快馬。攜歸捎殘雪。剗肝驗膽。油蒸糝附。寸膏凝結。鏤切俊味別。耐伴醉夜闌。引杯稠疊。更何用品鹽玉盤。陳設一種低徊舊事。想獨客三雲愁時節。喚小伎並坐教嘗。聽唱塞垣風月。黃鼠產雲中。劉績霏雪錄。黃鼠穴處。各有配匹。入闌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窺入穴。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縱入其穴。則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時曾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西

陽維俎。鼠膽在肝。活取則有。梁韋琳俎表。以臣爲
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花豹鷹之小者。專搏黃鼠。

臺城路蟬

芥根化就初無力。溫風便聞淒調。藕葉侵塘。槐花糝徑。吟得井梧秋到。一枝潛抱。任吹過鄰牆。餘音猶嫋。
驀地驚飛。金梭爲避粟留小。長堤翠陰十里。冠綵都不見。只喚遮了。斷柳亭邊。空山雨後。愁裏幾番斜
照。昏黃悄悄。讓弔月啼蛄。號寒迷鳥。飲露方殘。曉涼嘶恁早。稽聖賦。芥根爲蟬。援神契。
蟬無力。故不食。遮了蟬聲。

又前題

蛻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棲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
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
耳。兒童此際。胃蛛網檐牙。筠竿樹底。爲恁驚飛。絃桐移素指。

前題

華亭高層雲二鮑

枕屏曉帶行雲夢。卻還被伊催斷。苦調才終。悽吟還續。遞寫幾番幽怨。柳塘聽倦。愛竹院新涼。數聲差
緩。曲奏迴風。蕭蕭落葉玉階滿。愁聞最是旅客。對前村幾樹。頽照敲岸。響咽尤悲。音長漸澀。引起離
情無限。當年蜀棧。和嶺畔啼鶻。鄉心曾亂。一片秋容。淡雲凝望遠。

前題

李良年

滿塔榆莢過牆竹。日長初埽三徑。鳩婦呼殘。燕雛飛後。不許草堂人靜。隔林遙聽。恰吟侶參差。綠陰遮定。長記拋書聲聲。如在最高嶺。柴關應誤來客。亂喧晴葉底。剝啄難省。葵扇慵揮。桃笙乍展。午夢幾番催醒。井梧秋冷。漸移近朱闌。有人閒凭。一笑回身。鏡中看鬢影。

綺羅香和宋牧仲別駕詠蟹

挾火難溫。侵星易墜。留拂井梧檐樹。傍牖依闌。暗裏慣窺人住。渾不辨。鬢霧殘妝。又何況。鞦韆纖步。際新涼。團扇初閒。輕羅撲付小兒女。葳蕤深鎖院靜。攜照相思錦字。練囊縫取。憑仗微風。方便更教飛去。逗屋角。蛛網圓絲。避葉心。豆花斜雨。恣意向。月黑池塘。夜闌高下舞。

花心動蜻蜓

舞拂波光齊上下。早是薰風池館。蟬翼還輕。蠶尾偏長。記取狐梨曾喚。釣絲愛向人前立。見幾度。欲飛猶緩。花陰小。伯勞穿過。也能偷眼。點水移時款款。乍紅裊。菱枝翠停荷管。卷幔涼多。傍檻晚晴。影織夕陽。莎岸。有時忽上玉搔頭。全不怕。佳人羅扇。織羽響。一翦鬢雲撩亂。

南鄉子

涼月澹影疎疎。豆葉新黃架未除。好似縲車鳴不住。來又去。秋燈慣伴愁人語。

玉人歌杭州玉泉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翠藍者最可愛賦之

輕漣白。愛一種。嫩隅。暈藍拖碧。練塘風煥。蒼玉恣拋擲。丹砂泉淺游朱鬣。受盡人憐惜。又爭如。雨過天青。者般顏色。濠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鱗六六空搖尾。嬾遞閒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後周時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

採春慢河豚

曉日狐帆腥風一翦。販鮮江市船小。滌徧寒泉。烹來深院。不許纖塵舞到。聽說西施乳。惹賓坐。垂涎多小。阿誰犀箸翻停。莫是生年逢卯。閒把食經品第。量雀鮮蟹胥。輸與風調。荻筍將芽。蕞蒿未葉。此際故園真好。鬪鴨闌邊路。猛記憶。溪頭春早。竹外桃花。三枝兩枝開了。

桂枝香蟹

新霜晚渡。見燃葦鴻天。落潮魚步。盡掩青筐縛急。腥涎齊吐。津門水市無人問。聽軋軋。小車鳴路。攜來九陌。不知還有酒徒閒否。又何況。鄉園秋暮。任空江築舍。斷沙名浦。酥片金穰。那管玉纖黏住。橙陰菊外登高宴。捉鯛陽。饗邊儔侶。年年長擘。燭斜書舫。水涼朱戶。畢卓陽人

又前韻

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鬣。此際菱歌漸少。滿膝香穗。漁師菰飯新炊後。任敲斜。檝頭船檣。爬沙響處。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八跪雙螯都利。被寒蒲束縛。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

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徧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徐熙有蓼塘蟹圖傳臆蟹錄覆霜操有蟹行聲黃庭堅詩寒蒲束縛十六輩

前題

平湖沈暉日融谷

菱塘風老正亂葦蕭蕭采香船少露白星疎草舍煙青燈小溪邊月黑初肥候濕筠籠一天霜曉寒蒲縛就漁童未去酒人先到看秫釀新籩熟早向松火山廚蜀薑親擣狼籍杯盤那計悲秋懷抱天津趙北東西路也盈車軟塵吹道沉吟鄉味汾湖一曲不如歸好

雙鵝鵝織蛤

俊味鹽官稠疊一種小如瓜瓞最愛蘭湯滄雪卯酒欲醒時節雲母乍分瓊屑玉楮刻成風葉拾取黏雙蝴蝶驚飛鬢影奇絕

湘江靜蛤蜊

擴殼深緘潭底並任吹殘老楓誰省房同蘆雉花輸石蚌占魚牀清冷網漉兩筠竿檝頭響青泥成餅西風古水斜陽野田尋啁雀更無影甲卸初湯沸定一痕纖嫩黃逾淨不知許事相逢且食把膏脂都屏犯卯未醒時喚金鋏小盤須釘幾番爲爾勾留住了早春歸興

清波引西施舌

越絲千縷誰暗趁落潮網住恁時看取一錢底須與悔逐扁舟去亂水飄零良苦自從歌罷吳宮聽不到

小唇語。鳴薑薦俎。此風味。難得並數。島煙江雨。短篷醉曾煮。荔子香辭樹。一半勾留爲汝。試問舊日鷗夷。比儂饒否。

聒龍謠龍蟲

雨黑南溟。煙黃北戶。慣候潮痕昏曉。倦羽飛來。被濕沙黏了。何嘗見。蝨虱塵生。宛一似。蝓蟻香抱。待紅絲。綴上釵頭。又輸與。緬蟲小。鮫人市。蠶人船。過十里五里。酒人騰笑。刀砧喚住。擘珠娘纖爪。算加恩。簿子須添。辨異味。食經重草。訝劉郎。學篆龍時。不曾捫到。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詞七

蕃錦集

十六字令 春暮

愁魏扶別後花時獨上樓魚玄機風吹雨李賀春肯為人留白居易

南歌子 早秋西湖

桂楫中流望丁仙芝荷花鏡裏香李白無數紫鴛鴦余延壽嬋娟江上月劉長卿拂羅裳閻朝

摘得新 伎席

歌有聲李白朱絃繁復輕溫庭筠碧桐風嫋嫋陸龜蒙月初生王建嬋娟花豔無人及華耀早傳名長孫

桂殿秋 剡城客夜

月漉漉李賀雨微微張泌故鄉山水路依稀羅鄴近來欲睡兼難睡劉寫正是歸時底不歸葛鵠

搗練子 吳興感舊

春雨灑馮著滴檀鬢陸羽獨宿江城蠟炬殘杜甫正是花時堪下淚張隱更無人倚玉欄杆崔魯

詞七

五〇三

又同前

無處覓吳融不須留劉言史遲日園林悲昔游杜審言惟有別時今不忘顧況滿天風雨下西樓許渾

江南好同周青士過沈山子村居

三春暮郎大看竹到貧家王維高樹夕陽連古巷盧綸小橋流水接平沙劉兼把酒話桑麻孟浩然

又曉起商氏園亭

更五點韓愈珠箔卷輕寒薛奇童金谷風光依舊在白居易紅泥亭子赤闌干李白迷路出花難宋之問

又過柯翰周書屋

披礪戶盧照鄰疎快頗宜人杜甫家醞滿餅書滿架白居易山花如繡草如茵許渾獨坐一園春盧照鄰

又詠燕

銜泥燕韋應物最在美人家芮挺章盡日聽彈無限曲元稹等閒飛上別枝花李商隱一種逐風斜楊希道

南鄉子珠江春思

日隱輕霞王維紅紅綠綠苑中花王建何處更添詩境好司空圖聽春鳥顧況飛去花枝猶裊裊韋應物

又度雙社湖

柳拂浮橋韓偓青山隱隱水迢迢杜牧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參蓮風起李賀羅袖動香香不已馮太真

又上谷觀伎

躡珠履楊。舞羅衣李。清歌寶瑟自相依駱賓王。此夜不堪腸斷絕與。紅燭滅李。歸去豈知還向月李商隱。

憶王孫湯公牧鄭文谿何翰周飲酒肆

花南水北雨濛濛盧綸。十里鶯啼綠映紅杜牧。葉葉春衣楊柳風韓翃。出城東王維。笑入吳姬酒肆中李白。

又春游

清江一曲柳千條劉禹錫。日出三竿春霧消同上。上苑梅香雪裏飄崔日用。馬蕭蕭杜甫。淶水斜迥宛轉橋韓翃。

又後游

平田渺渺獨傷春李嘉祐。兩岸桃花夾去津王維。一種佳游事也均張諤。草如茵李賀。不見當時勸酒人唐。

又歌席

嬌歌急管雜青絲岑參。燭暗香殘坐不辭陸龜蒙。細雨春風花落時李。暗相思白居易。若問旁人那得知崔顥。

又探梅

一株斜映竹籬門薛能。礪戶芳煙接水村司空圖。搖蕩春心似夢魂皎然。水雲昏顏真卿。靜愛寒香撲酒樽羅隱。

又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浴鳥飛鷺晚悠悠杜甫。堤下連橋堤上樓劉禹錫。紅蓼花疎水國秋杜荀鶴。采蓮舟闕朝隱。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

又鏡湖秋思

越山重疊越溪斜。羅虬竹浦風迴雁弄沙。鮑溶幾箇輕舟在若邪。王翰摘蓮花。王勃江月相隨直到家。李頎

又濟南元夕

今年春色勝常年。崔液遙望笙歌隔水煙。王建何處風光不眼前。王表月如弦。李叔卿從未團圓直到圓。王建

江神子題畫竹

萬條寒玉一溪煙。李賀泛春泉。孟郊映秋天。任華曾憶湘妃廟裏雨中看。白居易閒對數竿心自足。張南史滄海上白

雲間。令孤楚

春光好春恨

花嬋娟。孟郊月嬋娟。同上早是傷春夢雨天。韋莊思絲絲。盧仝梁間燕子聞長歎。李商隱春將半。劉禹錫舊事思量在

眼前。白居易一年年。同上

長相思歌席

歌淫淫。李賀管悱悱。同上花煖江城斜日陰。宋濟情多酒不禁。白居易為君吟。李白動君心。同上雲母屏風燭影深。李商

隱銷魂況在今。錢起

昭君怨題畫

危石纔通鳥道。劉長卿山色東西多少。皇甫冉石上幾年松。顧碧叢叢。李賀斷岸沉魚網罟。陸龜蒙霜葉無風自

落。盧綸月照一孤舟。孟浩然去悠悠。韓愈

生查子別思

楊柳映春江。崔國輔露葉凝愁黛。盧照鄰獨立俯閒階。韓偓離別人誰在。杜甫千里夢難尋。溫庭筠恨極同填海。吳融

本是細腰人。陸龜蒙數急芙蓉帶。李商隱

楊柳枝會稽春游

渠柳條長水面齊。王建燕銜泥。韋應物花潭竹嶼傍幽蹊。諸光草萋萋。岑參油壁車輕蘇小小。羅隱向君笑。李白玉

壺春酒正堪攜。岑參若邪溪。杜甫

玉蝴蝶同沈覃九再登平山

秋雲不雨長陰。盧綸積翠靄沉沉。王維繫馬又登臨。朱灣風吹秋更深。周朴暗蛩生暮色。無可寒磬滿空林。劉長卿沈

約瘦悒悒。李商隱憑高獨苦吟。韋莊

浣溪沙同柯寓匏春望

煙柳風絲拂岸斜。陶雍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閨苑有書多附鶴。李商隱春城無處不

飛花。韓翃馬蹄今去入誰家。張籍

又西湖早春

雪帶東風洗畫屏。許便教鶯語太丁寧。杜甫省花多上水心亭。張籍隔岸春雲邀翰墨。高適傍簷煙雨濕巖扃。

章莊瓦甌斟酒暮山青。崔道融

又虎丘

高閣晴軒對一峯。許泊舟微徑度深松。元士水天春暗暮雲濃。鄭歌酒家家花處處。白居易羅衫葉葉繡

重重。王建一杯可易得相逢。白居易

又山塘夜泊

月挂西弓藹藹明。陸龜蒙春風倚櫂闔閭城。李嘉祐酒旗歌扇正相迎。陶碧幌青燈風豔豔。元稹紫槽紅撥夜

丁丁。許一更更盡到三更。杜荀鶴

又小孤山

四面無塵輟櫂過。羅秋來江靜鏡新磨。杜牧碧雲高髻綰婆婆。曹深洞長松何所有。王曉煙清露暗相和。

陸龜蒙白銀盤裏一青螺。劉禹錫

又天津道中

海燕西飛白日斜。許津橋春水浸紅霞。雍鳩鵲鸚鵡滿晴沙。杜甫樹色到京三百里。殷堯柳條垂岸一千

家劉商權聲煙裏獨嘔啞莊

又夜泊無錫聞鄰舟歌者

雲鬢新梳薄似蟬白居易江頭暫駐木蘭船張蟾水寒煙澹落花前譚用

五夜清歌敲玉樹唐曹一雙纖手語

香絃李羣玉坐來雖近遠於天吳融

又惜別

惜別愁窺玉女牕李白遙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輿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渾

暮雨自歸山悄悄李商隱殘燈無燄影

幢幢元稹仍掛昨夜未開缸李商隱

又春閨

出意挑鬟一尺長段成式巧勻輕黛約殘妝施肩吾黃昏獨立重廊柯

蠟照半籠金翡翠李商隱羅裙宜著

繡鴛鴦章孝標不因風起也聞香羅虬

又同前

十二層樓敞畫檐杜牧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兼

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朱欄芳草綠纖

纖劉兼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

減蘭憶別

詞七

五〇九

我行自北顧。況薄暮欲歸仍佇立李。言告離衿宋。一寸迴腸百慮侵唐。

吁嗟萬里歐陽。回首可憐歌

舞地甫。風雨蕭蕭韓。二十年前舊板橋劉。

又鷺鷥

荷塘倚扇李。賀動處水紋開豔豔張。五色氤氳陳。鏤羽雕毛迴出羣皮。

浮湍戲渚蕭。看處便須終

日住吳。融折彼荷花王。相趁鳧雛入蔣牙甫。

又落花

叢芳爛熳陳。庭影離離正堪翫諸。碧樹溟濛上。一片西飛一片東王。

絲纒露泣韓。惟有春風最

相惜楊。巨灞岸分筵徐。堅觸忤愁人到酒邊甫。

又落葉

蕭其森矣蕭。客舍秋風今又起岑。千樹山家王。村映寒原日已斜元。

客無所託白。五夜鸛鷗枕前

覺劉。覺坐而思韓。不為愁人住少時戴。

采桑子 秋日度穆陵關

穆陵關上秋雲起元。習習涼風蕭。於彼疎桐宋。撼撼淒淒葉葉同吳。

平沙渺渺行人度劉。垂雨

濛濛元。此去何從宋。一路寒山萬木中韓。

菩薩蠻 秋日陪劉增美中丞飲冶源亭子愛其山水竹樹之勝題壁四首

遙看一處攢雲樹。王維秋花錦石誰能數。杜甫犬吠水聲中。李白回流映似空。盧照鄰綠陰生晝靜。韋應物亂竹開

三徑。于未惜馬蹄遙。杜甫看余渡石橋。宋之問

又

幽栖地僻經過少。杜甫沙頭雨染斑斑草。白居易隨意坐莓苔。杜甫清風松下來。孟浩然鍊金歐冶子。杜甫但有寒

泉水。王維臨眺獨躊躇。杜甫當看越絕書。高適相傳歐冶鑄劍於此。

又

數株門柳低衣桁。岑參隔牕雲霧生衣上。王維森木亂鳴蟬。杜甫溪風爲颯然。同上吏人橋外少。同上處處聞啼鳥。

然。孟浩然何必武陵源。高適都無人世喧。李白

又

山公醉後能騎馬。李白銀鞍卻覆香羅帕。杜甫回首白雲多。同上依依奈別何。獨孤可憐游賞地。姚合寂寂深煙

裏。司空文明只想竹林眠。杜甫逍遙不計年。李白

又題畫

柴門流水依然在。韓翃更看絕頂煙霞外。薛逢路盡有平沙。于鵠無村不是花。張蠙身心塵外遠。崔峒蕭散林亭晚。

初弓嗣一到且淹留李自由中自由貫

又題孫武光山南讀書圖

每嗟塵世長多事羅終須揀取幽栖地陸龜蒙只在此山中賈島由來趣不同殷地寒松影裏張種竹交加

翠杜甫遠遠出人羣權德輿朝朝見白雲姚合

卜算子夜過高溪思書屋

深柳讀書堂劉翥暗水流花徑杜甫愛向沙頭把釣竿嚴武荷葉藏魚艇岑參雜樹晚相迷杜甫煙鳥栖初定孟浩

然認得詩人在此間劉禹錫醉月頻中聖李白

又泛舟橫塘

春恨幾徘徊楊炯無限青青草皇甫冉莫為輕陰便擬歸張旭輾轉傷懷抱孟雲卿野渡亂花飛司馬風煖聞啼

鳥高弁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看竹誰家好劉長卿

又早春聞思

羅袖拂寒輕崔液玉管朝朝弄張祐一樹寒梅白玉條張謂逐吹香微動吳武陵明月坐來生顧在遠岫凝氛重

楊思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好作鴛鴦夢李賀

巫山一段雲滇江道中

曉鷺棲危石。鄒集風榆落小錢。張仲素綠楊如髮雨如烟。崔魯兩岸子規天。柳蟾
浦樹遙如待。張九齡雲沙靜渺然。

又題毛子霞小像

賦料揚雄敵。杜甫詩傳謝朓清。李白凌雲筆札意縱橫。杜甫到處有逢迎。王維
老得滄洲趣。劉長卿歸來物外情。宋

儼然天竺古先生。王維圖畫表冲盈。孫

好事近飲蓮子湖

春氣滿林香。王翰水泮寒塘始綠。韋應物目送迴汀隱隱。陸龜蒙
十餘竿野竹。千衛娘清轉。遏雲歌。羅山月皎

如燭。韋應物若向陽臺薦枕。王勃得明珠十斛。李賀

柳含煙春游憶青士天白

船緩進。白居易就花枝。上別路。青青柳發。周賀千條金縷。萬條絲。劉禹錫
復參差。盧兩見梨花歸不得。趙嘏昨日

老於前日。白居易不堪愁望更相思。張翥落花時。白居易

清平樂春感

平陽花塢。李賀寂寞春山路。杜甫花亦不知春去處。王建黃鳥緜蠻芳樹。韓翃
孤舟日暮行遲。劉長卿花開花謝相

思。韓翃世事不同心事。劉禹錫何年更是來期。韓翃

又雨中夜度蕭山

淒其以栗。蕭穎士四望都無極。劉煙葉蒙籠侵曉色。白居易不願石郎戴笠。段成式

十點五點殘螢。子有風有

雨人行。王建借問山陰遠近。皇甫冉遙聞擊柝山城。嚴維

又玉泉山寺招曾青藜徐方虎不至

津流竹樹。張南史暗指人家去。沈欲識桃花最多處。蜀孤百轉宮鶯繡羽。鮑防

乘閒莫厭來重。陸龜蒙殿前殿

後花紅。王建遲美人兮不見。陳子昂抱琴好倚長松。王維

又維揚春暮

春融豔豔。韓僂燕外晴絲卷。杜甫回首夕嵐山翠遠。李紳芳草落花無限。丹丘比來寒食佳期。鮑防風臺水榭逶迤。

鄭楊子津頭月下。白居易游人處處歸隨。陳元初

又同程穆倩孫無言泛舟紅橋

鶯和蝶到。張南史秀發王孫草。陳祐借問春風何處好。杜牧乍逐東西傾倒。張南史

曲水竟日題詩。杜槐陰柳色

通達。嚴且願相留歡洽。張籍欲去不去遲遲。子

又送李天生還關中

環山繞野。白居易驛路飛泉灑。王維還把玉鞭鞭白馬。張籍取酒蝦蟆陵下。謝良輔

渭水處處流澌。同登高望見

昆池范燈更愛終南灞上呂五陵共獵秦祠樊

秦樓月春思

風颺颺溫庭筠桃紅李白花參差蘇軾花參差蘇軾枝條鬱鬱上官昭容淑景遲渾樂章青樓珠箔天之涯盧全清風明月

遙相思王勃遙相思王勃重吁累歎王維識者其誰韓愈

更漏子京口晚望

秋風清李賀秋色白李賀瓜步寒潮送客劉長卿望極浦王維度飛梁盧照鄰吟詩秋葉黃杜甫幽蘭露李賀香楓樹皇甫冉

吠犬鳴雞幾處同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烏還人亦稀李白

阮郎歸春閨

南園春色正相宜張謂蜂雄粉蝶雌李商隱水邊楊柳綠煙絲楊巨源長條踈地垂沈佺期草淺淺溫庭筠雨離離

上同花開花落時薛濤收將鳳紙寫相思李商隱雙蛾顰翠眉武平一

河瀆神大孤山神祠

川上晚蕭蕭張諤楚地連山寂寥李嘉祐女蘿山鬼語相邀李商隱青山暮暮朝朝劉長卿樵子眾師幾家住皇甫冉

鴛鴦一處兩處皮日休潮至潯陽回去張繼風淒淒兮夜雨王維

又妒女祠

山木女郎祠王維西路翩翩去時韓翃綵旛新翦綠楊絲韋莊槐花點散累思陳元初

練帶平鋪吹不起李賀漠漠

黃花覆水朱放繡領任垂蓬髻杜牧含情咫尺千里魚玄機

又長水三姑廟

花下蝶微飄陳頰江皋綠草迢迢杜牧一渠春水赤闌橋溫庭筠空餘淚滴寒潮劉長卿

野廟向江春寂寂李羣玉

清川永路何極劉長卿望盡青山獨立盧綸紅桃處處春色魚玄機

又雨度石湖

漠漠復霏霏李得楊花暮雨霑衣劉長卿雨涼頻見鷺鷥飛鄭谷采蓮艇子撐歸皮日休嵐翠暗來空覺潤溫庭筠

鳥向平蕪遠近劉長卿綠倒紅飄欲盡陸龜蒙傷心朝恨暮恨寶弘餘

風蝶令送別

北斗分征路徐彥伯南橋列祖筵徐知仁生憎柳絮白於絲杜甫明日行人已遠劉長卿騎連連王維詩憶傷心處

杜甫銜欲別前韓愈好花爭奈夕陽天張泌惆悵青山淥水韓翃急回船李康成

賣花聲紅橋後寄懷何翰周

雁齒小紅橋白居易惟以招邀蕭穎士一渠春水柳千條白居易正是江南好風景杜甫煙月迢迢韓偓孤夢楚山

遙許各自無聊韓偓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客路不歸秋又晚張翥木落蕭蕭貫休

鴈鳴天燕臺。送陳左源還吳。

與客提壺上翠微。甫杜 薊庭蕭瑟故人稀。王之 扁舟不獨如張翰。甫杜 先達誰當薦陸機。卿劉長 相勸酒。賀李 遠

將歸。建王 重嗟筋力故山違。甫杜 那堪回首長洲苑。祐李嘉 惟有年年秋鴈飛。李 嶠

又嶧山

天半羣山孤草亭。甫杜 下方雲雨上方晴。戴馬 笑拈霜管題詩句。元耶士 閒向春風倒酒罍。籍張 喜嘉客。顏真 展

幽情。昭上官 縈迴樹石罅中行。干方 他鄉就我生春色。甫杜 此地纔應聚德星。能薛

又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莊章 步搖金翠玉搔頭。衡武元 平鋪風簟尋琴譜。休皮日 醉折花枝作酒籌。易白居易 日已暮。大郎

家。水平流。居易 亭亭新月照行舟。祐張 桃花臉薄難藏淚。偁韓 桐樹心孤易感秋。鄴曹

又訪舊

一丈紅薔擁翠筠。李商 晚來林鳥語殷勤。易白居易 松間明月長如此。宋之 石上青苔思殺人。頴樓 章臺柳。韓

鬱氛氳。舒李 濕雲如夢雨如塵。魯崔 紅箋漫有千行字。裴 祇是相思秋復春。李 白

河傳聽鶯

花片。張南 深淺。上半山晴。皎 落月殷勤早鶯。賀周 楚歌吳語嬌不成。李 多情。劉長 時時聽一聲。白居易 偶直

門開暫相逐。元稹聲斷續。盧全過盡重重屋。白居易臨高臺。王勃重徘徊。清畫酌來。無名氏留君醉一杯。戴叔倫

玉樓春 簾內美人

江煙濕雨絞綃軟。羅隱勻粉時交合歡扇。權德輿千回相見不分明。王建乍去乍來時近遠。韋應物石家蠟燭何

曾翦。李商隱五夜漏聲催曉箭。杜甫不如眠去夢中看。徐安貞誰爲含愁獨不見。沈佺期

又 燭下

雨滋苔蘚侵階綠。岑參風動落花紅蔌蔌。元稹愛君簾下唱歌人。白居易初卷珠簾看不足。權德輿何當共翦西

牕燭。李商隱美酒一杯聲一曲。李頎不知含淚怨何人。張真料得也應憐宋玉。李商隱

又 小樓

小樓深巷敲方響。錢起兩兩紅妝笑相向。崔顥本來銀漢是紅牆。李商隱欲上仙城無路上。顧況年光到處皆堪

賞。張仲素南陌東城詎來往。權德輿更無消息到今朝。劉禹錫秋思冬愁春悵望。白居易

又 畫圖

劉郎已恨蓬山遠。李商隱金谷佳期重游衍。王駱賓傾城消息隔重簾。李商隱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畫圖省識

春風面。杜甫比目鴛鴦真可羨。盧照鄰一生一代一雙人。王駱賓相望相思不相見。王勃

瑞鷓鴣 春思

尋春何事卻悲涼。王建半掩朱門白日長。章已恨流鸞欺謝客。溫庭不令仙犬吠劉郎。曹
地。曹戲蝶飛高始過牆。姚合誰與王昌報消息。李商銀釭斜背解明璫。裴思
女蘿力弱難逢

又別思

春橋南望水溶溶。莊半壁天台已萬重。許心寄碧沉空婉變。劉語來青鳥許從容。唐
甫。杜難道今生不再逢。韓最憶當時留讌處。呂桐花暗澹柳惺忪。元
更爲後會知何地。

又感舊

謝家輕絮沈郎錢。李風景依稀似去年。趙石瀨雲溪深寂寂。權綠窗紅淚冷涓涓。李
辭樹。白居。明月無情卻上天。薛還有些些惆悵事。白居。而今重說恨縣縣。張
落花不語空

虞美人雲中送俞右吉之鄆下

來時萬里同爲客。司空廣武原西北。張看看北鴈又南飛。施肩
乾水。賈行路難如此。杜蕭蕭羸馬正塵埃。羅煙裏歌聲隱隱。魚玄
南鄉子舊游
機。入叢臺。上官
無端更渡桑

南鄉子舊游

川闊遠天低。戎垂柳陰中白馬嘶。秦君過午橋回首望。劉禹
蹤。姚自在嬌鶯恰恰啼。杜腸斷舊游從一別。沈尋溪。嚴不是花迷客自迷。李商
北渚對芳

踏莎行中秋席上送吳孝廉南還

積水深沉盧平原廣潔張南史夕陽照箇新紅葉司空圖風秋滿樹鵲南飛儲宗不寒不暖看明月徐凝風月

相知上官昭容故人離別顧況世間惟有情難說同上百壺那送酒如泉杜甫但須茗芋酬佳節杜牧

臨江仙客東甌懷歸

何處春風吹曉幕顧況蠻江豆蔻連生韓偓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欲尋芳草去孟浩然不遣柳條青李白自是不

歸歸便得崔塗津頭日日人行皇甫冉可憐寒食與清明明皇落花相與恨章承慶江樹遠含情宋之問

又峽中望飛來寺

兩岸青山相對出李白至深至淺清溪李治寒猿晴鳥一時啼白居易泉聲咽危石王維草色引長隄皇甫冉乘興

輕舟無近遠賈至人隨流水東西劉長卿夜深臺殿月高低杜牧橋回忽不見岑參木山萬株齊劉長卿

又寄題澹公丹霞精舍

蘭若去天三百尺岑參生涯一片青山顧況朝看飛鳥暮飛還李頎愛茲山水趣闞防還肯到人間張謂風景蒼蒼

多少恨劉滄猿聲南接荆蠻楚令狐楚樹深藤老竹迴環白居易何時一茅屋杜甫吾黨共追攀賈島

又汾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飢鳥啼舊壘沈佺期古木帶高秋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甫思鄉望月登樓。扶離腸百結解無由。魚詩題青玉案。高淚滿黑貂裘。李

又胡天岫移居番山寄之

新買雙溪定何似。王條桑種杏何人。甫園收芋栗未全貧。甫水迴青嶂合。孟山逼畫屏新。李詩酒

尙堪驅使在。甫經過北里南鄰。王性情嬾慢好相親。居易遠尋留藥價。甫小睡凭藤輪。同上

又懷歸寄周青士繆天白

流落天涯誰見問。章一生判卻歸休。柳漁竿消日酒消愁。高黍苗侵野徑。虛竹樹繞春流。張想得故

園今夜月。錢還應先照西樓。韓挈煙閒弄箇漁舟。陸名山思徧往。賈作意共君游。張

南樓令

香萼媚紅滋。徐微芳不自持。張陟秦臺。上官俯盼喬枝。同獨倚闌干正惆悵。張三月盡草青時。韓

揮手碧雲期。楊空歌悲莫悲。闕落花飛。王遠近涼颼。宋別恨最深何處寫。李兩不見但相思。李

又春愁

細草綠汀洲。李斜陽下小樓。杜一回來。居易使我生憂。韓記得玉人春病後。薛生枕上起眉頭。魏此

意重悠悠。楊此情非自由。戴笑春風。李胡不爲留。韓欲寄相思千里月。杜君不見曲如鉤。齊

蝶戀花春暮

滿眼流光隨日度。元稹晨往東臯。王維花雜重重樹。杜甫最是一年春好處。韓愈王孫不耐如絲雨。高蟾欲訪桃源

入溪路。王昌齡臨水鳴琴。宋華不覺芳洲暮。宋邵落日已將春色去。李昌符生憎燕子千般語。王駱寶

又錢塘觀潮

楓浦客來煙未散。許渾如訴如言。羅隱漸落分行鴈。李嶼解道澄江淨如練。李白風翻白浪花千片。白居易細雨溼

衣看不見。劉長卿浩汗連緜。張希復地闊平沙岸。杜甫信宿漁人還汎汎。同富陽山底樟亭畔。白居易

又聞適

帳裏爐香春夢曉。韓翃雀噪荒村。王維花落知多少。孟浩然寂寞柴門人不到。王維橋邊日日看芳草。皇甫冉小舫

一艘新造了。白居易有竹千竿。同水葉分蓮沼。高正臣行處便吟君莫笑。薛能一生飲酒花前老。張籍

又詠春雨

江海茫茫春欲徧。劉長卿草細堪梳。李賀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蘭闥柳市芳塵斷。駱賓王越

女含情已無限。羊士杉篠萋萋。蕭穎士天畔登樓眼。杜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紗窗只有燈相伴。裴悅

漁家傲贈別

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調箏夜坐燈光裏。王諲行到階前知未睡。無名氏揮玉指。閻朝隱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

會得離人無限量。鄭谷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曾向五湖期范蠡。章莊幾千里。盧全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

十拍子同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濤過玉泉山寺

上苑離離鶯度劉方平前溪漠漠花生周賀溪畔數鷗閒不起殷文圭馬上吟詩卷已成法振千山冰雪晴盧綸

網平鋪苜蓿李嘉祐板橋人渡泉聲顧況行殿有基荒薺合許渾竹塢無塵水檻清李商隱偏傷遠客情陶翰

天仙子惜春

何許相逢綠楊路劉禹錫萬疊春波起南浦張泌碧雲芳草兩依依章莊君莫訴無名氏相思苦王勃況是青春日將

暮李賀昨夜東風還入戶元稹燕子不歸花著雨韓偓今朝誰是拗花人李賀春已去王建留不住李賀此地獨來

空繞樹張籍

又喬柱史壽詞

秋水纒深四五尺杜甫湖館翛然無俗客裴夷直種松皆老作龍鱗王維一白居易鶴一隻吳周步一池消半

日皮日休顏貌只如三二十徐凝年來漸覺鬢鬚黑劉商人間豈不是神仙劉真紫毫筆白居易珊瑚席顧況滴露研

朱點周易高駢

風入松憶別

楚腰纖細掌中輕杜牧出水舊知名李商隱數聲風笛離亭晚鄭谷猶宛轉陸士修久住雲李商隱獨望天邊初月竇弘

餘殷勤遠別深情嚴維流年堪惜又堪驚趙嘏秋水綠痕生楊巨源魂銷事去無尋處李賀西陵下李賀蕭颯松聲

昭容惆悵空教夢見韓偓如何作得雙成魚玄

滿江紅春日懷歸

燕燕子巢顧況卷翠幕李夢花張錦織鮑溶芳菲節柳光風轉蕙樂章漏添遲日韓偓世事浮雲何足問王維簾前春色應須惜岑參勸少年李紳放意且狂歌翁承贊陳瑤席王維春向晚劉禹錫日西夕李白閒徙倚吳融長思憶韓偓只將琴作伴白居易東西南北貫休鄉信漸稀人漸老許渾流光易去歡難得鮑防早歸來杜甫已是十年游張喬江南客鮑溶

水調歌頭暮春山居

返景照疎雨李白層閣有餘清蘇頌浮雲卷鷲盧照鄰獨樹花發自分明杜甫池北池南草綠王建共握手而相顧徐堅遠近聽泉聲王勃野果新成子岑參山鳥自呼名宋之問人寂寞盧全的垞盧照鄰水澄泓顧況有竿斯竹蕭穎士無數春筍滿林生杜甫酌酒會臨泉水王維求壽藤與蟠木元結扶汝醉初醒杜甫宛是野人也王維無事亦無營張九齡

又送孫無言歸黃山

溪水碧於草岑參輕柵理還鄉賀知章故山南望何處李嘉祐三十二蓮峰李白懷宇宙以傷遠陳子昂送飛鳥以極目李白門揖古人風駱賓王意氣百年內賀遂亮心事一杯中高適碧煙上沈佺期觀瀑布任華蛟龍賀白雲千里萬里劉長卿日色冷青松王維攀石壁而無據盧照鄰撫桂枝以凝想徐賢妃魚鳥去來逢李嶠誰識巢居子陳子昂但訝鹿皮翁杜甫

滿庭芳春暮入雲門山贈月公

進筍穿深川陰槐翳柳蕭穎年華近過清明翹蒿深葉暖貫路入亂山行劉長天下只應我愛白居易雲門

寺杜甫薄地躬耕王維查容與顧況深林倚策耿高興小蓬瀛姚崇吾師無一事李頎松門石磴白居易繡澀苔生李白

喜無多屋宇杜甫自足怡情上官昭容夜後邀陪明月元稹龕燈斂段成式印火熒熒張希復閒中好鄭符綠樽翠杓夷陵女子

何忍獨為醒王續

歸田歡柯翰周見過村舍夜話即歸朝歡

寂寞江天雲霧裏杜甫破屋數間而已矣韓愈風光便是武陵春方道遙自有蒙莊子趙彥起來花滿地于清

溪一道穿桃李王維關前軒顏真卿田風拂拂李賀得酒且歡臺韓愈盤餐市遠無兼味杜甫客到但知留一醉李白

濁醪糲飯任吾年杜甫憑君莫話封侯事曹松外物非本意李願世情付與東流水高適為君題岑參洞天石扇李白

壑趣如此錢起

沁園春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草堂去來白居易有橋有船上同有蓴有魚蕭穎士又不勞朝謁白居易趣侔江海及孤縱心放志白居易丈室安居白居易

釋明月清風夷陵女子繡林錦野貫休秋水浮階溜決渠杜甫人來去劉長卿問家何所有李頎吾亦無餘白居易夜歸

讀古人書韓愈一日日白居易鈔詩付小胥杜甫任頭生白髮白居易物兮無累羅隱歌齊曲韻王勃道著清虛范堯松

桂爲鄰。上官昭容煙霞問訊。同聲利從來解破除。陸龜蒙鷓鴣杓。李白儻有人送否。王維每駐行車。張籍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卽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常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旣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奮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旣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尙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

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僊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旣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感歎。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

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綦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忤，特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饑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俛俛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汗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

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爲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勸。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鑿。各行其志。豈非以于

麟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既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尙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恆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尙不同，則文亦異

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麟諸篇。凡零令等字。悉常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藎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隣。而非鄰矣。夫鄰之與隣。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釋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茗文戶部書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纒纒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泫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贈於方。書遣於策。後

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闈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尙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閔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輶

荒武會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泚澣泚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游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尙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狗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泚澣泚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劍相示。彘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溫。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報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而圭亦在

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劍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劍者。以玉劍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爲戚斧也。春秋傳曰。鍼鉞拒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爲斧。以揚爲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踰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沂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晁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

篇什悉以己意案之。或見而悲。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瓛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韶宋。瀛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缺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爲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

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兢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眞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

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覲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麤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庠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戇。闕門相見。有睟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忠。危於幘。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

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上方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旣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旣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

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歆。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旣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汭。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彞。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連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粃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

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做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彙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彙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爲庶人。是冬。喬王溥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警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窞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爲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姜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

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下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旣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鋼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旣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

之。此則三家邨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尙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尙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縕。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縕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縕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旣入。卽收孝孺。旋執秦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榜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傅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姓名。据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嚙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尙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尙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

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慙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瑋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關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眞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龐。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岐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

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構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白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旣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旣而退朝。語笑無閒。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

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尙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閤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于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卽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硬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躋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且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衆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觀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閒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諡。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諡。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後殉難諸臣。俱經錫諡。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諡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

與諡。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閒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文皇帝。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書三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逮顯慶二年。依羣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續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爲大夫。或爲君。或爲侯。幹爲公。其支子爲五經博士。或如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爲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尙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躅。請立博士。公卽屬彝尊代爲作奏。將聞於朝。

矣。吏言前巡撫周公有德。曾請而不允。劉公不爲奪也。會柯給事聳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廡。爲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焉。伏觀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遇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試以上請。度無不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爲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揣愚之見。竊慮復有阻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廨中。公得書。卽草奏置行笈中。乘間欲上。而東野氏裔沛然迎駕直前。天語甚溫。公謂殊恩宜出自上。遂焚其草。男昆田謹識。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遇僕熟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蒧曰。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曰。子曰。振皆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第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

習俗之移人已若是。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稱。蓋有別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旣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佃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愾歎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之匪得已也。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巨。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旣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

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旣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子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旣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答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悽悽。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譏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恆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仍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

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學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爲。而僕恐有黷執事爲之者。冀執事力爲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答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

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爲第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於義也。自識。

答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旣行。慮答之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爲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卽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疊疊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堯典常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爲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輿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第謂魏王肅注古文尙書。晉范寧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

僕以爲不然。常梅賾奏上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寧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寧爲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慎徽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輿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其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據釋文序錄。信二十八字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輿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錄。於書傳以孔氏爲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錄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爲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輿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輿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僞。而濬哲已下。方輿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樁昧之見。擬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尙書者不一。足下力爲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并欲白方輿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爲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

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爲非。元晦移書求其說。答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爲門弟子講說。今已毀棄之。蓋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尙刀錐鹽穀。紛爭子母之利。而頽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證。卽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囂囂聚訟也。

寄禮部韓尙書

行宮側獲侍履絢。先生把袂慙。索彝尊著作。彝尊自知構昧。見棄清時。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悉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范於胸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是以海內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藁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尙須削繁剔繆。存其十五。然後繕錄。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爲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贊皇。曩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爲工絕。今

歲入霍山。纂易章一編見示。其立說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圖南邵堯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贊。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娓娓可聽也。不宣。

答刑部王尙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寬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輒當紳書韋佩。力矯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錄北音。然統計之。北祇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卽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爲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槩爲抹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爲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郵便奉報。撫言吳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宣不備。

與修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類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跌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粟。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于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然有道焉。蒙竊聞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尙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入冰漿。盃碧瑤瑤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入時聞雜佩聲。珊瑚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入穉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爲人性癖耽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查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牀。五更三點入鷓行。欲知趨走傷心地。去正想

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鷓鴣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入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觀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興。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蠟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訕其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沒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